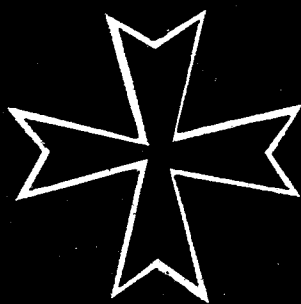


航空名人叢書第三種

飛行馬戲團



航空名人小叢書第三種

飛行馬戲團

黃震遐編著



飛行馬戲團全體英雄(中戴飛行帽者為李希鳳芬)



受傷後與部下合影(中坐戴細布者)

死後之哀榮



「飛行馬戲團」目錄

第一章 史詩與騎士

第二章 青年尉官

第三章 灰色之壕戰

第四章 東線上空

第五章 驅逐作戰

第六章 鮮血的四月

第七章 尾聲

附表 (飛行馬戲團戰績一覽)

飛行馬戲團目錄

飛行馬戲團目錄

飛行馬戲團

第一章 史詩與騎士

歐戰前的日爾曼民族，吾人知其爲一古舊勇敢的大團結，在羅馬帝國時代，卽屢見於史冊。當時羅馬的史家描寫他們說：『高大強壯，雪膚金髮，衣獸皮，驅牛車，臨陣拚鬥慘烈，呼嚎震天。敗北則自刃其妻，妻縊其子，人均格鬥至死，犬亦不降』云云。可見古代日爾曼人生存競爭之壯烈，確是可泣可歌之至。又說『日爾曼』這名詞，根本便是『軍人』的意思，若然，更名副其實了。

紀元前二百年至紀元一千年，在此一千餘年間，日爾曼廣大的黑色的森林，蒼茫的草原，莊嚴肅穆的河流，代代傳播着古日爾曼

人英雄的傳說，謳歌着古日爾曼人偉大的行動。在此半傳奇半史實的時代中，更結晶中世紀最雄壯亦最瑰麗的民歌與史詩之王：『尼貝龍根的子環』之歌。

『尼貝龍根的子環』之歌是古代日爾曼人實生活的寫照，民族人格的表現，中古『流浪詩人』深沉磅礴之理想的具體化。全詩結構，波瀾起伏，沈雄哀烈。其中如與恐怖之大自然的搏鬥，與毒龍猛獸之搏鬥，與匈奴騎士的搏鬥，活呈緊張猛烈的強調，把民族的心魂都表現盡亦嘔盡了。

這史詩裏面的中心人物——英雄，是西格佛烈(Siegfried)。

西格佛烈爲日爾曼民族哲學的結晶，亦爲日爾曼民族人格的代

表。他青春，美貌，勇烈，歷盡千辛萬苦，眼見金色的幸福之門將爲之而啓，却橫來黑暗與迫害，將他拖下去，陷于陰森慘怖的死；這便是西格佛烈的悲劇，亦爲日爾曼人理想之人生悲劇——崇高與壯美的常會消滅，空留史詩之遺恨。

西格佛烈一生奮鬥與死的傳說，傳播過一大勇敢民族的心弦，刺激了尼采，融成其『超人哲學』——永恆被認爲英雄的典型。

此後數十年間，日爾曼青年最高的志願，是：『成一西格佛烈式的男兒。』

戰場上普魯士的青年軍官們，求得一『西格佛烈式之死』。

在一八一三年，一八六六年，一八七〇年三次偉大的戰役裏

普魯士的青年軍人們在精神人格上的修養，蘊蓄，尤其于那種含着『超人意味』的意志鍛練上，俱屬於西格佛烈式。到一九一四年大戰開始，德意志帝國更有不下二十萬這種豪胆，熱情，任俠，而外貌却冷酷如鐵石的青年軍官們。

『執我利劍，獲我萊因之寶，前進，西格佛烈之子！』

這便是普魯士少年軍官人格養成的思想主流：尼貝龍根，尼采，鐵的軍紀，這二者，養成了崇高，嚴厲，驕矜與進取——心地裏尚充滿童心與愛，却學得冷酷殘忍，伏萬屍中不稍動容。

『哭泣與憐憫，祇是婦人的行爲！』

軍人哲學思想的蔓延，造成了世界上最機械最完備的軍隊，

獲得了最光榮澈底的勝仗，也閉幕了一代青年雄壯動人的死亡悲劇。

曼佛烈·李希霍芬 Manfred Von Richthoven，這普魯士貴族的軍人之子，便是日爾曼軍隊中的尼采式的『超人』，現代的西格佛烈。他把尼貝龍根史詩宏大的音韻，帶到雲中去！

德帝國現代的西格佛烈——李希霍芬，跨其金屬的赤馬，先後擊落英法戰機八十二架，擊斃捕獲敵軍的飛航員一百二十餘人，在歐洲空戰的紀錄中，個人戰績公推最爲赫耀。次之，德國方面纔有烏戴特 UDET（六十一架），羅文哈特 LOWENHARDT（五十六架），復斯 VOSS（四十八架）等，在聯軍方面，法國有馮克 FONCK（七十

五架)，古納美（五十二架），濃格沙 NUNGESSER（四十八架）等。
英有曼諾克 MANNOCK（七十二架），畢削 BISHOP（七十二架），及其他戰蹟在五十以上者六人。美空軍參戰一年，亦有列根巴果 RIKENBACKER（二十六架），盧孚白 LUBBERY（十七架）等。

合計德國與聯軍雙方著名的『空中勇士』七百人（每人射落五機以上者），總共擊落戰機七千六百架，平均每人約十架。由此可見李希霍芬成績之優秀（八十二架）了。

又歐戰四年三個月，德軍合計射落聯軍飛機八千五百三十九架，其中毀於空中戰鬥的凡六千九百五十一架，李希霍芬個人的成績（八十二架），約佔全數百分之一、二。李希霍芬弟兄合併之成績（

一百二十二架），則爲百分之一、六。

李希霍芬是貴族，公子，普魯士軍國主義下世襲的武士，其短短二十五載之一生，即代表崇高，嚴厲，驕矜與進取的『超人道德』。其教育，及家庭對他的冀望，都在誘導他做一嚴酷冷靜的理智者——即大軍隊中機構的一部份，沒有同情，感慨，和憐憫的。然而，西格佛烈風的李希霍芬，同時亦以英俊豪俠的個性與行動，把中世紀的騎士精神挾帶到天上。

李希霍芬與古納美，在各方面都處於相反的角度：古納美代表民主主義，具備一切小資產階級的理想成份。李希霍芬則傾向封建，貴族與健全的現實主義。一面古納美是瘦小，衰弱，慘烈拚死；

李希霍芬則英俊，強壯，自信必勝。換言之，女性法蘭西民族的代表，若爲古納美；則男性日爾曼民族的代表，便是李希霍芬。

就個別幹才言，李希霍芬男爵又不僅是勇敢的鬥士，並爲德國空軍的指揮英才，組織能手；在一九一七年春，森姆河附近與英軍對陣的德空軍全部，幾全歸此剛胆沉着的青年指揮作戰，造成英空軍的『鮮血的四月』Bloody April，予敵以極大的損害。當時李希霍芬的『飛行馬戲團』Flying Circus 威名赫赫，轟傳歐土，單舉『鮮血的四月』一月間的戰鬥實例來證明，便是德空軍毀機三十架，英空軍毀機一百五十架（李希霍芬親毀二十一架），而一九一八年三月廿一日至四月底一個半月間的戰鬥，英軍損害的總數，更爲駭人，

合計爲一千零三十二架（李希霍芬親毀十四架）。

在苦戰中，有惹人注意的，是歐洲中古騎士風之存留於天上：
李希霍芬的驅逐機編隊——『飛行馬戲團』的團員，悉爲慷慨好學，
任俠尚義的熱血青年，他們好勇鬥狠，把各人的坐機，一致塗上鮮
明耀目的挑戰的色彩（鮮紅的，深藍的，繪着黑色骷髏的等等），五
花八門，非常威武。故當此編隊羣向敵挑戰時，整個森姆陣地那平
靜的，青色的上空中，剎時便佈滿五十——八十鮮紅或碧藍的羽翼。
馬達雷鳴，空中的競技開始了，跨在怒吼着的金屬的天馬裏，
英德兩國拔粹的武士面對面，喜劇式地兩杯賀酒，悲劇式地一道濃
烟。今天一位勇敢的英國飛航員戰死了，明天一位德國飛航員便冒

着高射炮火衝到英軍機場上空，投下一袋善意的通報，或致同袍哀悼之忱。而明天，一位德國負傷的飛航員被迫降落，成爲俘虜，英人亦以香檳雪茄，熱誠款待。空中的競武，祇有公敵。絕無私恨。

李希霍芬的『飛行馬戲團』包羅羣英，自成一家，正如古代的大羣俠客，或近代馳名的足球隊一樣。他們自始至終都在修養，享受，發揚着一種崇高的精神——伙伴之誼，義務心，自我犧牲。自一九一六年至一八年，這羣少年英雄逐漸減少，翻着筋斗復歸於大地，而『飛行馬戲團』終於全滅：

一九一七年六月五日，夏飛爾 SOHAFFER 陣亡（射落敵機三十架）。

一九一七年六月廿七日，阿爾曼羅德 ALLEMANROEDER（射落敵機三十架）。

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五日，服爾夫 WOLFF 陣亡（射落敵機三十三架）。

一九一八年四月廿一日，李希霍芬陣亡（射落敵機八十架）。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日，懷斯 Wes陣亡（射落敵機十六架）。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日，羅文哈特 Lowenhardt陣亡（射落敵機五十六架）。

此六人之死，敵軍凡償付數十倍的血價。

這便是李希霍芬的人格，亦即整個『飛行馬戲團』的人格。他們代表中古日爾曼人之史詩的情操。而發揮普魯士軍隊最高的精神。敵人因其天馬塗成挑戰的赤色，故名之爲『日爾曼赤色之武士。』

一九一八年二十一日晨十句鐘，李希霍芬男爵正在猛烈追逐敵機之際。陡地背後射來了一長串的機關鎗彈，便如西格佛烈般地死去（西格佛烈故事詳德國文學『尼貝龍根指環』之歌）。

這纔斬斷此「空中英雄」的功業，救了英國，萎化了德軍的攻勢

，也宣佈了中古騎士——貴族精神最後的沒落。

魯登道夫說：「李希霍芬死，如喪我三師人！」

第二章 青年尉官

一八九二年五月二日，在充滿了詩意的西來雪亞 Siltia莊園風趣裏，曼佛烈·李希霍芬生了下來。他嬰兒時代，頭髮金黃，眼睛碧藍，長得非常美麗。

家族是世襲的貴族，他的祖宗們以軍功得到男爵的勳位，日後便營了宮堡，卜居於西來雪亞風景宜人的農村裏。到他父親手裏，已由馳騁疆場的武士的勳位，一變而爲擁資鉅萬坐享清福的地主階級了。他父親是一位大遊獵人，公餘之暇，手執獵槍，遍獵西來雪亞全省的野獸。晚年在他客室裏，懸掛了四百多顆各式野獸的頭顱。幼年的李希霍芬，自幼生長在此飽含原始殺戮性的霧圍裏，耳濡

目染，自不覺養成精幹敏捷的獵人的品性。

李希霍芬的父親後來又加入軍隊，積功至少校，大戰爆發以後，和他兩個兒子一同轉戰西戰場。兒子們在空中，父親在地面指揮一個步兵大隊。

李希霍芬（下稱曼佛烈）在十歲的時候，便充滿軍人和獵人的活力。對一切崇高雄偉的事物，恆想去征服他。那時他和他的弟弟羅泰爾都在西來雪亞省法爾希塔特 WAHLSTADT 鎮裏的小學讀書，某天，李希霍芬興奮起來，竟爬到這鎮中禮拜堂最高的尖塔上，抱着避雷針在上面歌唱。

又一次，便是他們兄弟兩人捉鬼的故事，曼佛烈出落得非常

大胆，却又細心。這些都在二十世紀初年西來雪亞風景宜人的時候。

一九〇四年，曼佛烈十二歲的時候，順從父親主張，入法爾希特塔陸軍小學讀書。數年後，又升入中學。

在陸校的時候，曼佛烈是一位不用功的學生，他那自由放縱的獵人的根性，恆使他在嚴酷紀律的鞭策之下非常痛苦。當時德國陸軍學校的教育方法，又刻板野蠻，動不動就鞭棍從事。某次曼佛烈翻杠子，一不小心跌將下來，把腿摔壞，臥了好幾個月。

在一九一二年秋季，曼佛烈畢業。這時他正二十歲，在軍校嚴厲的鍛練下捱過八年，已養成一位胆大心細服從負責的好軍人。他

畢業後，在第一烏蘭（一種槍騎兵）聯隊裏任職中尉。

在日爾曼黑色的深林與凝露的草原之間，穿着赤色制服的烏蘭騎兵中尉曼佛烈·李希霍芬氏，手握戰刀，足蹬戰馬，儼然如尼貝龍根史詩中的英雄人物。

一九一四年八月，歐洲大戰爆發了。這次大戰，在牠突如其來的時候，多數品質純良的德國小市民，尙沉迷於和平的美夢：仲夏七月的星夜下，染着浪漫情趣的南德各小鎮裏，在藍色的多腦河邊，菩提樹蔭路上，啤酒園中，穿着深藍或鮮紅制服軀幹雄偉的青年騎兵軍官們，憧憬于豪俠的騎士風的行動，爲名譽，祖國，及其崇拜之少女而決鬥之事，尙常常迸發出來。

除少數財閥及軍事元首外，誰都沒想到戰爭，軍官們對於戰爭的憧憬，也多屬拿破崙時代的那些圖樣：充滿輕騎兵勇壯的突擊，以及成排閃閃的刺刀，衝過綠油油的原野。

這時烏蘭騎兵中尉曼佛烈·李希霍芬，在他那修偉壯健的軀體外，罩着緊身的烏蘭騎兵制服，頭戴中古式的戰盔，足蹬長靴，腰佩長劍，正與同袍軍官多人，駐紮在距離俄境僅六哩的某一小鎮上。這時他們雖接到「待機出動」的命令，也不信會有嚴重的事變發生。歐洲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軍人生活都是壯美的，又何況是烏蘭騎兵的貴族將校，因此曼佛烈在此平穩的駐軍生活中，自然從事於香檳，紙牌，與少女柔和的談天，和醉後慷慨高歌愛國曲譜的生活。

可是，在某次歡宴結束後的次晨一清早，他們便在酒店女郎的啼別聲中，一致舉起雄武的長矛，蹄聲得得，沿着直通俄羅斯邊陲的白沙大路而昂揚出征。

夜間，他們到達集中地點。曼佛烈奉命担任某地區的搜索任務，其他圍桌高歌的青年軍官，亦東奔西散，各受不同的任務，爲祖國努力。壯美的烏蘭騎兵第二聯隊，被命令切成片片了。

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拂曉，曼佛烈手揮戰刀，帶着幾班騎兵衝進俄國邊界上的畿爾司 KIELCE 鎮。這羣莽撞的小伙子大聲呼喊，一直衝了進去，便把大街佔領。曼佛烈挺胸突肚地一直跑到村中神甫的家裏，向那驚異的俄國神甫嚷着說：「德意志已與貴國正式宣

戰，目前貴村已在我掌握中，你也是我的俘虜了！」

但那神甫却睜大了眼睛：『戰爭，』什麼？這八月的好天氣，這綠油油的村野，這青天，白日，這漂亮的美少年，『戰爭？』胡說，定是這少年扯謊。

但這位好神甫却不久便曉得了曼佛烈並沒有說謊，因為曼佛烈，這帶了武器的德國少年軍官，和他的一排弟兄，都大模大樣地在畿爾司城駐下。但德國士兵和俄國民衆的感情却非常好，曼佛烈和神甫的感情也好，這時雙方還沒看到戰爭的黑暗面。

在第五夜，曼佛烈已舒適地躺在床上了，突然房門大開。哨兵喘息着跑進來：

『哥薩克騎兵！』

曼佛烈驟聽之下，大吃一驚，順手撈了一根馬槍，連忙拖着哨兵往外就跑。這時村路已充滿了人馬嘈雜的聲音，曼佛烈一見那些騎兵野蠻的模樣，便曉得是真正的哥薩克騎兵——俄羅斯的恐怖。

○ ○ ○ ○ ○

畿爾斯被大隊哥薩克兵奇襲佔領後，德意志帝國的烏蘭騎兵中尉曼佛烈，現在是敗軍之將了，在波蘭午夜的寒氣下，他蹲伏在陰冷的屋角落裏，等候哥薩克人酗酒的蠻聲消失於遠方後，纔敢慢慢爬出來——發現部下逃散一空。

經過了整星期的流浪，曼佛烈纔找到部隊，並發現其部下亦安

全無恙，先後到達連部。祇在退却時匆遽了些，致將其累閱的牛馬忘掉。

這波蘭邊境上小小的一幕結束了。壯美的烏蘭騎兵第一聯隊，被裝在鐵蓬車裏，像火龍般穿過日爾曼的森林與曠野，向西戰場前進！在列車的軍官室中，雪茄與啤酒的氣氛瀰漫在空氣裏，曼佛烈和尉官數名，又重新開始其煙，酒，美人，歌唱與雄談的生活。這時因軍部在第一次公佈的戰報裏，竟特別提到烏蘭騎兵第一聯隊的番號，標明俄方的卡立希 KALISCH 城由該聯隊苦戰佔領等語。故曼佛烈的火車隨便開到任何一個南德的小鎮，都有無數以鮮花爲禮物的少女在等待着。村鎮市集，歡聲如雷，揮巾似海。

曼佛烈和他的同袍，每人都創造了許多驚險異常的肉搏故事，大模大樣，說給村女們聽。而當這些村女被炫惑得目瞪口呆的時候，青年的烏蘭騎兵將校們便哄然大笑，跟着火車的駛進，向法蘭西邊境消逝。

秋高馬肥，盧森堡大公國的草原之上，灰色的列車，灰色的縱隊，灰色的大口徑炮。在這灰色的長流中，內中參雜着星辰般的紅點的，便是名聞全歐的烏蘭槍騎兵了。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一的拂曉，曼佛烈在比利士法西蘭交界的一個小村落上，正式開始作戰。這天曼佛烈所擔任的任務，是騎兵尖兵的任務。

豔陽當空，天氣和暖。曼佛烈率領着精壯的烏蘭騎兵一十四騎，從愛達爾 ETALLE 向梅依，德望，維東 MEIX-DEVANT-VIR-FOZ 的方向搜索前進，深入數十基羅，走到一片森林的林緣上，林中靜肅，似無人跡。

曼佛烈命部下各騎，緩緩小心向林中搜索而入，到達一片有五十米達廣的開闊地上。突然發現前方的進路，已被人工傾倒的大樹枝所攔阻，不能前進，同時右面是險峻的石丘，左面是一道小河。在曼佛烈遲疑不決的時候，三道馬槍火已從中左右三個方向同時射出，也同時集注在這被十五騎佔領了的五十米達的開闊地上。

百名左右的法國胸甲騎兵的姿勢現出了。

曼佛烈大呼大喊，指揮部下一面應射，一面向後急退，已經措手不及。在大混亂中，一百桿馬槍的響聲，震動整個森林，人仰馬翻，灰沙四起。曼佛烈盲目地闖了半天，纔算突圍而出。但十四騎精壯的部下，已有十騎濺血陳屍於森林中。

曼佛烈，李希霍芬第一次作戰便全軍覆沒，

第二章 灰色之壕戰

梅依德望維東森林中的慘敗，使曼佛烈尖銳的自尊心受一創傷。數日後，他寫信給他母親，充份表現軍人的羞愧和懊惱。

但同時他也承認法國人是：『很漂亮地將他襲擊了。』

在曼佛烈看來：懦夫和說謊者，其可恥和不道德的程度原是一樣。

一九一四年九月，德軍的主力已逼近馬爾納 MARNE 河，看着就要攻進巴黎。却在距離巴黎東方四十基羅的地點，被法軍逆襲擊破，功虧一簣，把戰爭延長了。

當時曼佛烈的胞弟羅泰爾，即在此進攻巴黎的騎兵中任職少尉

。兄弟二人，雖同時服務騎兵隊中，却在不同的地點作戰，互相競爭，看誰先立戰功。

不久，曼佛烈又被調到凡爾登方面的戰線去，從事於惱人的徒步戰。這時曼佛烈唯一担心事的，就是怕戰爭結束得太早，他將無洗刷梅依德望維東森林戰敗之恥的機會。一方面，羅泰爾在馬爾納方面的戰績，也使他感到妒忌。

在凡爾登荒木林中寫信給母親：『母親啊，戰爭若不久結束，我就無獲得鐵十字勳章的希望了。』

但曼佛烈這種杞憂實在過分，戰爭並不會結束，從一九一四年九月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足足還有四年零兩個月。

一九一四年之冬，浩大的運動戰在馬爾納河告一段落後，而那一種灰色的，安命的，慘苦的陣地戰——消耗戰便開始。

十月以後，曼佛烈一向夢魂爲勞的偉壯的戰爭圖畫：『鮮明燦爛的旗幟，閃爍的刀劍，駿馬，衝鋒，吶喊，英雄的節操……』相繼都告幻滅。日與接觸的現實，一變而爲不可忍受的彈穴，泥水溝，陰溼的胸牆，污穢的掩蔽部，老鼠，蚤子，和虎列拉病。這時其情感之窮酸瀕於絕望，可想像得到。

戰爭的光榮到那裏去了，清潔，勇敢，鬥爭的生活到那裏去了。

『動作』，『動作』，曼佛烈熱望着『動作』，這凡爾登灰色而安命

的壕戰，持久戰，消耗戰，把他磨折死了。

將近半年的陣地生活，曼佛烈的日常動作，是爬到距離法軍數十碼的距離，將步槍托在肩上，瞄準射擊數十發子彈；或是爬到另一角度，痛痛快快地擲一頓手榴彈。

凡爾登的軍事長官發現了他的個性與活力，便屢次派他到最危險的地區去，使他担任傳令的任務。於是曼佛烈在不久以後，果然得到他久求未獲的『鐵十字勳章。』

十月某日，曼佛烈騎着馬從前方回來的時候，却碰到一顆法國榴彈在他十碼之前炸裂，這炮彈爆發的瞬間，轟然一聲，空中飛滿了碎石木屑，和呼呼然有聲的破片。

榴彈爆發的結果，德軍死三人，傷數人。曼佛烈的坐騎亦中彈倒斃，但他自身却絲毫無恙地逃了出來。

在凡爾登一共七八個月，曼佛烈的精神大爲衰弱。在一九一五年春季時，因英法軍的活動陡然增劇，硝煙彈雨，炮火連天之下，又患了很困苦的失眠症。

那時，因德軍抽調多數預備隊赴東線的結果，法軍又在阿爾薩斯、羅蘭、阿爾貢、阿爾丹一帶，舉行頑強持續的攻擊。凡爾登正面的德軍旅司令部，每夜都在準備前線被敵突破，或是翼側受敵包圍的劇變。在此情況之下，一般下級傳令軍官們所受到的痛苦，不消說更大。

泥濘，血液，榴霰彈光明之死花。——曼佛烈眼看着將得到歇斯的里症，部隊長官又特別看中他，給了他一個專門輸送給養的好差事。

他獵人的脾氣大爲發作，不顧一切上書給師長：『師長：我投軍，不是爲搬雞蛋和牛乳而來的！』。

下面便是一封直接請求轉投空軍的請求。

第四章 東線上空

事出意料，曼佛烈脾氣一發，反把事情弄好。一九一五年五月，曼佛烈果然接到命令，奉調到哥倫 COLOGNE 航空班受訓去。

於是曼佛烈·李希霍芬，這日爾曼民族最大的『空中勇士』的空中生活，於一九一五年的春天開始。

曼佛烈是騎兵出身的，以一位一向自命爲『軍中之耳目』而以速力與衝力自豪的青年烏蘭騎兵將校，對於這一副馬達與汽油湊成而號爲飛機的蓬架子，其輕蔑厭惡是當然的。

然而經過訓練，尤其在首次單獨飛行以後，便迅速感到飛行的興趣。

在八〇〇米上空，曼佛烈低頭向下一望：蒼茫之大地，河流，村落，黎明之華彩。風從遠處迎面撲來，呼聲，速率，流星之姿勢，向前進，進，進，穿雲破霧，沒有汙泥腥血，汗臭，老鼠，祇有清風，豪爽，勇壯。曼佛烈身臨此壯快之境地，不禁油然而興起感激愛慕之忱，決心終其生命與鴻濛爲伍。

他得到了飛航員的畢業證書，奉派赴東線，擔任向俄軍行席捲攻勢的麥根生 VON MACKENSEN 軍中的偵察飛行。

已是炎夏，波蘭凸凹不平的平野上，身穿灰色粗布製服的俄羅斯退却縱隊，正被頭頂鋼盔的德軍追擊部隊打得落花流水，遍地逃散。

自從大腓烈德建國以來，日爾曼精銳的軍隊，從未像此番地大勝過。

在一九一五年之夏，從歌利司 GORLICE到白來斯特—李托夫斯克 BREST-LITVOSK，數百萬俄軍在麥根生的錘擊下棄甲曳兵，如潮湧退，波蘭之大半，悉被從德奧軍的追擊縱隊所佔領。曼佛烈每天在飛機上展望下去，祇見到處都是烽烟，戰塵，死屍與兵火。

某天，曼佛烈和一位同事自前方偵察回來，已到達德俄兩軍陣地當中空隙的上空。忽然發現正前方的威克斯尼斯 WICZNICE小鎮的上空，有一大蓬夾着烈焰的濃烟起噴上來。

『直衝過去？還是繞個圈子！』

兩位少年氣盛的偵察員心中同時想着，都不願示弱，那架偵察機流星般向前直闖。一下子便鑽進高度約四五〇〇呎的墨黑的煙層中。

等他們發覺上當的瞬間，已陷入極大的危險。滾滾的煙波從大燒特燒的威克斯尼斯鎮裏直湧上來，將半個天都佈滿了煙火。曼佛烈和他的同事在裏面左衝右突，終逃不出這焦熱地獄的包圍。

飛機發動機亦失了功用，急遽地向威克斯尼斯鎮降落下去。這時威克斯尼斯鎮全城，已活像一隻大火爐，故飛機越降越低，四週的空氣便越覺焦燙，頭上墨黑，下面則是一團熊熊的烈火。

焦頭爛額的偵察機幸賴偶然的機會突破煙層，但數秒鐘間，已

由四千五百呎的高度跌到一千五百呎。

飛機受傷甚重，仍舊搖動不定。曼佛烈等在向下直衝的機座裏面，發現地面上有無數俄國的軍隊。

哥薩克兵，加爾莫克兵，高加索兵，韃靼兵，這組成俄羅斯帝國的五花八門的野蠻部落，看見飛機飛低了，便一齊揮拳切齒大喊大嚷，亂放機鎗掃射。把曼佛烈等嚇的魂不附體。沒命逃遁，好不容易覓得一片乾淨土匆匆降下。

這時德軍散兵線正沿廣大地區攻擊前進，故曼佛烈等不久便碰到了自家人。

東線空中偵察轟炸的生活告一段落。曼佛烈又坐上橫斷德意志

平原的快車，開到比利士海濱的奧斯坦 OSTEND 去。一面受訓爲轟炸員，一面住大飯店（比人遺棄了的），吃上好啤酒，洗海水浴。

『空軍人員的生活，比凡爾登的泥水溝要強多了。』

現在，他與英國面對面地望着了，這時英國的空軍將士既不知他們將有一百二十名優秀的飛行軍官，要注定在曼佛烈的機鎗火下碎滅，曼佛烈也想不到將有一顆又尖又燙的英吉利子彈，會結束掉他廿五載的生命。

奧斯坦沙灘之上，風和日麗，平沙無垠。對面是蔚藍的大海，遠處巖岸起伏，時隱時現，是英國。

第五章 驅逐戰鬥

爲奧斯坦海濱轟炸班學員的悠然生活，不久便歸結束。從一九一五年秋季開始，曼佛烈又在法比上空往來梭巡，從事於轟炸的任務。

這時曼佛烈雖作過多次飛行，仍未學會單獨駕駛。所任的任務，不外是偵察，轟炸，射擊。或其他含有附屬性的工作。

其中，要算轟炸最爲有趣。曼佛烈的脈管中，是流着嗜殺性的獵人之血的。每次在炸彈擲下去後，便總是不能自己地探頭向下注視，興奮地望着彈着點上大破壞的光景。

當時西部戰線上，英法軍又連續推行慘澹酷烈的攻勢。德軍第

一線散兵壕的前方，各處都在短兵相接，屍骨縱橫，情景非常慘烈。雙方空中活動，亦因之格外緊張。

一九一五年九月某日，生平第一次，曼佛烈·李希霍芬和敵機在空中遭遇，戰鬥，失敗！

這時空中戰鬥，尚在萌芽時代，雙方在空中決鬥的手段，亦拙劣幼稚，和今日比較，大有天淵之別。那天曼佛烈在空中巡邏了不久，發現英機一架，徐徐向他飛來。正和曼佛烈的飛機，打了個照面。曼佛烈立即舉起自動步槍來瞄準，在雙方擦過的瞬間，慌亂地射出四發子彈。

敵機很迅速地施展了一個運動，馬上便把曼佛烈的飛機壓迫在

下面，沿途痛擊，槍火不絕，一直把曼佛烈等打得抱頭逃回德國飛機場裏，纔得意洋洋引去。

德國著名的『空中英雄』首次作戰，打的是敗仗。

但一個月後曼佛烈却在香檳上空，和敵機決戰而獲勝了。

在一風和日麗的無雲日，曼佛烈發現了敵機（法國），爲自衛計，立即以機關槍向敵猛射，企圖將牠趕掉。却不料在曼佛烈射完了一百發子彈後，即見敵機一面旋轉，一面下墜，最後竟然尾巴朝天，筆直地插在『無人地帶』的爛泥地裏。

這便是曼佛烈·李希霍芬射落第一架敵機時的情景。（官方以乏證否認）

此後，從一九一五年十月到一九一六年春天，曼佛烈的行踪在國內外不定。有時到前方担任某項任務，有時又回國作長途飛行。

一面並在此較悠閑的時期，和德國當時最著名的『空中勇士』波愛克在柏林相遇。這時波愛克正着手組織一福卡驅逐機編隊，與曼佛烈一見傾心，即邀他參加到他的隊伍中去。

曼佛烈既決心加入波愛克的驅逐機編隊，便拋掉其他職務，專心學習單獨駕駛福卡驅逐機的技術。

騎兵出身的軍官，對於機械學恆格格不入，亦不感興趣，當曼佛烈絞盡腦汁精力，學習如何才能克服這副搖搖擺擺的蓬架子時，當爲其畢生最苦的事。

一九一六年三月，曼佛烈飛行畢業後。便被派到『第二戰鬥中隊』當駕駛員。當時這『第二戰鬥中隊』，一律均使用福卡機，正在參加凡爾登要塞的總攻擊。

在參加凡爾登消耗戰過程中，曼佛烈雖射落法軍一架，但因敵機落回本軍陣地內，證據不足，未蒙上峯認可。

夏日炎炎，德軍對凡爾登要塞徒勞無益的正面攻擊，降至六月，已因法軍勇銳抵抗而漸頓挫。六月，興登堡繼法根海爲參謀總長，曼佛烈又奉調赴東線，從事較熟練的偵察任務。

一九一六年夏季俄軍白魯西洛夫 BRUSILOFF 的總攻擊，在史上非常悲壯熱烈。曼佛烈到達前線，正碰着向前增援的俄軍密集隊

，連山遍谷，向前推進。德空軍逢此良機，當卽予以轟炸，血飛肉濺，慘烈無比。

但這時德國空軍在東線雖橫衝直撞，旁若無人。西線森姆 SON ME一帶的德國空軍，却被優勢的英法空軍（五與一之比）打得落花流水，不能招架，情況非常危急，曼佛烈是時不在西線作戰，實叨天幸。否則，亦必葬送于森姆上空餓鷹搏兔的殘殺中。

一九一六年八月，因西線情況危急，波愛克乃調曼佛烈到甘姆白來 CAMBRAI 附近，請他加入驅逐機隊裏，準備集中整個空軍的優秀將士，與英法空軍在蒼空一決雌雄。

這編組中的驅逐機隊，卽日後馳名爲「波愛克獵隊」，BOELKE，

JAGDSTAFFEL 的英雄羣隊。

這「獵隊」，是由波愛克（已射落敵機二十架）一手造成。人員機件，都由他一人選擇運用。編隊所用的戰機，亦爲德國最新出品的福卡 FOKKER 和阿爾巴 ALBATROSS 機，性能威力，俱在英法戰機如紐波爾 NIPORT 等之上。

波愛克「獵隊」（正式命名爲『普魯士皇家飛行第二獵隊』）爲對抗森姆英軍的攻勢，于一九一六年八月三十日開始在拉尼庫爾 LAGNICOURE 附近秘密集中。德意志未來的『空中英雄』們如波美 BOHME，馬克斯繆拉 MAXMULLER，小英麥曼（英麥曼之弟），李希霍芬等，在老練沉着的波愛克領導之下，個個磨拳擦掌，準備廝

殺。

一九一六年九月十六日，『獵隊』開始凌空，出敵不意，立即掃蕩整個森姆上空；英軍一向兵驕將怠，猝遇勁敵，狼狽不堪。九月十七日，曼佛烈奮勇作戰，射落英機一架；二十三日，又射落一架；三十日，又一架。其他戰士，不甘落後，亦紛奏奇功。至十月二十五日，全隊射落敵機總數，達五十一架，己方僅損失四架（格拉飛 GRAFE 和萊曼 REIMANN 等）。

十月二十八日，波愛克陣亡（射落敵機四十架）。三十日，由克爾曼 KIRMAIER 繼任指揮，十一月二十二日，克爾曼陣亡後（射落敵機十一架），法爾滋 WALZ 繼之。

十一月，編隊奮其餘威，繼續射落英機二十五架。其中英國皇家空軍第二十四隊隊長霍克少校 MAJOR HAWKER 亦被李希霍芬射落於巴卜姆 BAPUME 附近，得雪波愛克，克爾曼之仇。十二月，天氣嚴寒中，編隊復射落英機十架。

一九一六年三個月的空中戰，波愛克獵隊所得之總戰績，爲英機八十六架（其中波愛克（二〇），李希霍芬（一六），克爾曼（一一）。英空軍經此嚴重打擊，亦加倍努力，發明訓練新機人才，備來春與德軍大戰。

一九一七年，德軍最高司令部基於『波愛克』獵隊之戰績（三月中射落敵機八十六架），原則上決定行集中組織，創設空軍驅逐作

戰的戰略部隊。除原有波愛克獵隊即第二獵隊外，更設立第十一獵隊及其他獵隊。此種獵隊均以敏活的集團使用方法，投諸情況急需的方面，行短期的制空，以利陸軍作戰。

一九一七年二月，李希霍芬（射落敵機十六架，傷斃捕獲敵將二十四人）奉調爲第十一『獵隊』隊長，與法爾滋指揮的第二（波愛克）獵隊，在阿拉正面，並肩作戰。

這時西線的德國陸軍，正放棄舊有陣地，向新近構築的西格佛烈陣地（興登堡陣地）徐徐退却。各『獵隊』此時之任務，爲妨礙英軍空軍的偵察，俾陸軍得完成其企圖。

在阿拉會戰的猛火之上，李希霍芬，夏佛，懷斯，（以上第十

一獵隊)復斯，貝爾奈 BERNERE (以上第二獵隊)諸人猛銳作戰，至四月底，第十一獵隊射落英機總數達一百五十架，第二獵隊射落英機總數亦達二十一架。德方損機總數不過三十架。

曼佛烈的坐機：

純赤色

復斯的坐機：

青色，黑枯髒

羅泰爾的坐機：

紅底黃條

夏飛爾的坐機：

紅底黑條

服爾夫的坐機：

紅底白條

德國空軍的彩色飛機，威震全球。從此以後，協約國方面呼之爲『飛行馬戲團』。

飛行馬戲團

第六章 鮮血的四月

一九一七年四月中，英德兩國空軍，每日都在阿拉 ABRAS上空作殊死戰。

四月二日，德空軍首次戰勝，至二十九日，完全摧破英國空軍，奏凱還隊。總計此次空中之大鬥，前後凡二十七日，『飛行馬戲團』（包括第二，十一獵隊），所擊墜之英機，共達一百七十一架（此外被德機追襲，因而強迫降落損壞，及被炸毀，或自行破壞者尚有七十餘架）。德方損失僅三十架。

曼佛烈在此次戰鬥中，宛如生龍活虎，親手射落敵機二十一架，傷斃捕獲敵將三十八人。同時，在法爾滋領導之下的波愛克編隊

，亦射落英機二十一架。德空軍之黑十字符號，縱橫西戰場上空，所向無敵。

英軍哀痛震怖之餘，乃命名此次戰鬪爲『鮮血的四月』，永誌爲英國『皇家空軍』悲慘之紀念月。

曼佛烈·李希霍芬在此一年中。勇敢，敏捷，冷靜，儼然成爲一大領袖。他的坐機，在敵軍中轟傳爲『小紅』Le petit Rouge，生出許多傳奇的想像，有些敵軍說：這『小紅』中的男爵是魔鬼化身的，所以永不會戰死（曼佛烈已射落敵機五十二架）；有些敵軍又說：這『小紅』中的戰鬥員必是位極美麗的少女，所以能鼓勵這一大羣『馬戲團』中不怕死的青年團員，去創造驚人的戰蹟（截至一九

一七年六月，『馬戲團』共射落敵機三百五十架。

曼佛烈的第十一獵隊，在一九一七年春季裏，奉派到阿拉斯正面，與英國皇家空軍對抗。從二月到六月，這一方面的空中戰鬪，英軍慘敗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這時羅泰爾李希霍芬亦加入第十一獵隊，但羅泰爾雖是曼佛烈的胞弟，二人脾氣却大不相同，曼佛烈是勇敢，敏捷，冷靜，儼然一領袖才。羅泰爾則豪放，猛烈，冒險，純爲少年英俊的戰將。他們二人在阿拉斯的上空並翼作戰，打得英軍落花流水。一蹶不振。

五月，『飛行馬戲團』最高的戰勝紀錄：爲『德機六架，在八小時空戰內，擊落英機十三架。』

六月，第十一『獵隊』被擴充爲第一大獵隊，由曼佛烈指揮四獵隊，戰機四十八架。

第一大獵隊奉調到佛蘭德斯方面作戰。『馬戲團』在地面上移動的時候，有客車，裝飛機的貨車，帳蓬，棚廠，以及一切雜具，宛如個遷移不定的『馬戲團』在出發。

佛蘭德斯方面的會戰，從六月英軍對於美星陣地 Messines ridge 的大爆炸開始，轉爲頑強的攻防大戰。這方面英軍攻擊的手段，很高明，他們先在德軍陣地下，用抗道作業，祕密埋藏數十萬噸炸藥，等到攻擊開始那天，纔用電流將牠觸發。同時用大小各砲，密射砲彈二百萬發，所以德軍三萬餘人，悉數粉身碎骨，殉於防地。

第七章 尾聲

英國受德方厲行無限制潛艇政策的影響，國內糧食恐慌，達於極點，不得已挺而走險，下令陸軍實施截斷比國海岸德潛艇根據地的佛蘭德斯總攻擊。

總攻擊的進行，以「美星陣角」的大爆破爲序幕，繼續展開七月，八月，一直到十月的頑強攻擊。結果德軍第一線陣地被攻失陷，機關鎗隊英勇殉國，而英軍死的亦不可勝計。他們企圖截斷德海軍的根據地，來拯救糧食線，反把他們國內壯丁的精血流空！

『飛行馬戲團』這時的任務，便是趕到這岌岌可危的佛蘭德斯戰線上，團結兵力，進行『制空權』的獲得。一九一七年七月六日，

曼佛烈在依伯 Ypres 與阿曼地愛 Armentieres 上空，和英機遭遇。但這次英機却在距離頗遠的距離（三百米），便對着『飛行馬戲團』開始射擊。曼佛烈正待逼近過去，忽然一粒子彈正打在他的頭上。

鮮血流出。眼也盲了，手也麻了，但知覺尚未失去。他以意志維持着一己的精力，卒得安全降落在德國步兵陣地上。

立被送到醫院，診治休養了近一個月。

曼佛烈第一次受傷，刺激極大，而且傷在頭部，神經中樞受震甚烈，以後曼佛烈便不是從前的人了。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六日，傷愈。又回到佛蘭德斯戰場，自八月至十二月底，繼續射落英機六架，敵將七人。佛蘭德斯大戰結果，

『飛行馬戲團』的制空攻擊，卒挽回了地面陸軍的厄運。

一九一七年的泥濘和雪溶解了。一九一八年的春花開始招展。

將近五十萬的德國陸軍，塞滿一串串列車，從東線運到西線。

重砲兵的陣地，兵站，飛行場，都陸續向前移動，向第一線接近了。無數鬼影幢幢的衝鋒隊，乘夜暗從交通壕進出於前方的散兵壕。

決定德意志帝國命運的大賭博因而展開。

空軍的任務：總攻擊前絕對制空權的獲得。

曼佛烈指揮下的『飛行馬戲團』又秘密輸送到森姆河流域的飛行場中，行大規模的集中。三月十二，十三，十八（總攻擊前三日）三日，『馬戲團』以集團的威力，連續凌空，掃蕩森姆河戰線，

射落英機一百餘架（曼佛烈射落三架）。

於是在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拂曉大霧瀰漫中，決定德意志軍國命運的總攻擊便轟轟烈烈開始。

『飛行馬戲團』（增加至八獵隊，八十到一百機）以遮天蔽日的陣容，緊跟着地下的步兵波浪前進。沿途碰到迎擊的英機，便用集團的威力，空中與地面同時加以殲滅，從二十一日到二十四日，苦戰惡鬪，每日平均射落英機六十架！

從二十一日到二十八日，曼佛烈除高坐雲端，冷靜地指揮其赤色的戰鳥羣從事於翻騰的戰鬪外，更親自參加『狗鬥戰』DOG FIGHT（空中肉搏）數十次，射落英機七架，敵將十一人。

四月初，德軍的步兵浪已逼近阿米恩 AMIENS（英法兩軍的連接點）。硝煙彈雨中，眼看戰術的突破，將變爲戰略的突破。

全線英國空軍人員，以捨身報國的精神，逐日凌空殉難。到三月底，陣亡的不下二千人（飛機一千一百架）。同時德方亦犧牲一千餘人（飛機六百架）。

在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德軍繼續推進，英軍死守，炮火連天。森姆流域 賽雷、勒色克 SATILLY-LE-SEC 上空，英德兩軍拔粹的空軍，又演成一大狗鬥戰。

上午十時三十分，陸空戰鬥方烈，地面上的英國步兵，陡然發現空中有三架戰機，在魚貫地追逐。第一架和第三架都是英機，而

當中血紅的一架，則是德機。在追逐的進程中，第一架的英機，被赤機緊跟，顯然已陷入極大的危險中了。不料緊跟在赤機後面的英機，却突然射出一串子彈，同時地面的高射鎗火亦一齊怒吼，向赤機密射，便見赤機離開魚貫的次序，慢慢向英軍陣地降落下來。

英軍步兵（澳洲兵）小心謹慎從壕中爬出，走近飛機一望，那裏面的德國青年駕駛員已戰死了。面色蒼白，血從口中流出，右手還執着操縱桿。

他們把他的衣服打開，取出身份證來，陡然睜大眼睛驚呼起來：『天呀，這便是李希霍芬啊！』

李希霍芬死了，但他的『飛行馬戲團』還繼續作戰。從五月到

十一月，在萊因哈特——羅泰爾——戈林的領導下，與優勢的聯軍飛機拼命死戰，戰無不勝。地面上德軍最後的敗北，德軍空軍從未受到連帶關係。

『飛行馬戲團』的榮譽，一直保留到十一月十一日。始以傲然不屈的姿勢，宣告解散。

他們的總紀錄是：經過兩年空戰，射落敵機一千一百五十架！

飛行馬戲團

六〇

附表：(飛行馬戲團戰績一覽)

1. 著名「獵隊」(JAGDSTAFFEL)之番號如次：

第二「獵隊」(後改波愛克獵隊) 隊長 波愛克—波雷 BOLLE

第五「獵隊」 隊長 佛拉夏 FLASHAR

第二十八獵隊 隊長 夏飛爾 SHAEFER

第二十九獵隊 隊長 服爾夫 WOLFF

第三十七獵隊 隊長 烏戴特 UDETT

第一大獵隊 下屬

JAGDGESCHWADER—大隊長 李希霍芬—戈林 四個

獵隊

飛行馬戲團

2. 戰績：

「第二獵隊」擊落之敵機，爲二百五十三架。第一大獵隊『飛行馬戲團』擊落之敵機，爲九百架，區分如次：

在李希霍芬指揮下 擊落三百五十架

在萊因哈特 REINHARDT指揮下 擊落六十架

在羅泰爾·李希霍芬指揮下 擊落二百架

在戈林 GOERING指揮下 擊落二百架

「大獵隊」損害之總數，爲陣亡七十，重傷一百，被俘三十，共二百人。

3. 空中英雄：

第二「大獵隊」(飛行馬戲團)之著名ACE(空中英雄)如下：

- | | | |
|------------------------|------|------|
| 1. 曼佛烈·李希霍芬 | 八十架 | (陣亡) |
| 2. 羅泰爾·李希霍芬 | 四十架 | |
| 3. 烏戴特 UDET | 六十三架 | |
| 4. 羅文哈特 LOWENHARDT | 五十六架 | (陣亡) |
| 5. 復斯 VOSS | 四十八架 | (陣亡) |
| 6. 服爾夫 WOLFF | 三十三架 | (陣亡) |
| 7. 夏飛爾 SHAEFER | 三十架 | (陣亡) |
| 8. 阿爾曼羅德 ALLEMENROEDER | 三十架 | (陣亡) |
| 9. 戈林 GOERING | 二十二架 | |

飛行馬戲團

10 萊因哈特 REINHARDT

二十架

11 懷斯 WEISS

十六架

(陣亡)

12 費斯特納 FESTNER

十二架

13 羅色爾 LOERZER

十一架

14 古斯曼 GUSMANN

十架

第二獵隊 (波愛克獵隊) 歷任隊長之戰績如下：

波愛克 BOELKE

四十架

(陣亡)

克爾曼 KIRMAIER

十一架

(陣亡)

法爾滋 WALZ

八架

貝爾奈爾特 BERNERT

二十七架

波美 BOHME

二十四架

(陣亡)

布勞 BULOW

二十八架

(陣亡)

繆勒 MULLER

三十六架

(陣亡)

霍內 HOHNE

十架

波雷 BOLLE

三十六架

兩隊著名空中英雄二十三人(其中陣亡十二人)，共擊落敵機達六百八十一架。平均每人殺敵三十，以一當十，以一當百，飛行『馬戲團』之男兒，誠屬當之無愧。

飛行馬戲團

六六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再版

飛行馬戲團

一五〇一二〇〇〇

編著者 黃震遐

校訂者 馬震百

印發者 中央航空學校

翻印	不准	所有	版權
----	----	----	----

448013

3290